

遼東行部志



遼東行部志



金王寂著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明昌改元春二月十有二日丙申予以使事出按部封僚吏送別於遼陽瑞鵲門之短亭是日宿瀋州瀋州在有唐時嘗為高麗侵據至高宗命李勣東征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城以領東其後或治故城或治新城實今之瀋州也又韓穎瀋州記云新城即瀋州是也至於唐季不能勤遠遼東之地為渤海大氏所有傳國十餘世當五代時契丹與渤海血戰數十年竟滅其國於是遼東之地盡入于遼予因念經行之路尚隱約有荒墟故壘皆當時屯兵力戰暴骸流血之地于今為樂國久矣弔亡懷古亦詩人不能忘情也因賦一詩云季唐遭百六邊事失經營大氏十傳世遼人久弄兵戰場春草瘦戍壘暮煙平今日歸皇化居民自樂生丁酉次望平縣望平本廣寧府倚郭山東縣也朝廷以廣寧距章義縣三百餘里路當南北之衝舊無郡邑乃改山東為望平治梁魚務以適公私之便是夕借宿僧寺寺中窳堵波其上有大定二年春顯宗御題下云皇子楚王書即是當是未正春宮之號從世宗自遼之燕於此駐蹕時所書也方將瞻拜其下懷想天日之表不意已為寺僧埽

去令人歎恨不已因作詩以紀其事云解鞅招提日已
西強將懶脚汗丹梯深藏舍利天龍護高出枝撐野鶴
棲尚憶雲章留素壁豈期俗物掃黃泥徘徊搔首無人
會風樹蕭蕭鳥自啼廣寧本東陽羅郡渤海時為顯德
府僚世宗兀律以其父突欲歸中原被害迎其喪歸葬
于山之南改顯德曰顯州奉先軍以節度使治之奉先
者以山陵在其側故也戊戌次廣寧宿於府第之正寢
以驅馳渴甚斯須得秋白梨其色鮮明如手未觸者予
問驛吏吏曰其法大槩候其寒燠而輒易其處食之使
人曾次灑然如熱熱以濯也為賦一詩醫巫珍果惟秋
白經歲色香殊不衰霜落盤盂批玉卵風生齒頰碎冰
澌故侯瓜好真相敵丞相梅酸謾自欺向使馬卿知此
味莫年清渴不須醫己亥以文祭廣寧公云伏以醫巫
閭維朔之鎮山廣寧公有唐之封爵威行千里血食一
方職司雖異於冥陽類應不愆于頃刻某祇服王命周
按部封雪孤窮無告之寃去乾沒橫行之蠹仰祈英鑒
洞照微衷期使事之告成賴神休之陰相尚饗庚子予
昨晚以簿書少隙攜香楮酒茗致奠于廣寧神祠且訝
其棟宇庑漏旁風上雨無復有補完者予謂贊者曰醫
巫閭天下之名山也况其神位置尊顯而此邦之人獨

不加敬何也贊者曰人非不敬以其神不妄作威福故
視之平平耳予笑曰淫祠妖鬼厭飫血食而茲神顧乃
如此因賦長韻以發其不平之氣云千古廣寧廟 楫
榜舊題名乘中祀典秩賜上公圭百鬼輿臺賤羣山部
伍低地封連薊北天遣鎮遼西檜影森旌節松聲殷鼓
鞳雕梁通蜴蜥畫諫落虹蜺像古蟲書蘚庭卑蚓篆泥
垂楊空裊裊蔓草自萋萋香火何嘗到牲醪不見攜覘
巫俱掃迹樵牧漫成蹊物理多微幸人情固執迷城狐
爐鵲尾社鼠按豚蹄居士爭求福彭郎為娶妻吾生多
坎軻末路易推擠白玉雖云潔青蠅奈何棲人言何恤

三

是神鑒自昭兮扼腕聲悲壯垂頭氣慘悽虺隤伏櫪馬
進退觸藩羝苟不登槐府何如釣柳溪乞骸謀已決掣
肘事仍睽仰視威靈在潛通肝鬢齊遲遲歸未得殘日
亂鴉啼辛丑夜久不寐步月中庭偶得一絕句云晚來
潑火兩猶寒捲盡纖雲轉玉盤想見梨花深院落秋千
影裏數歸鞍壬寅得故人王繼昌予假書為乃父乞哀
詞予以埋沒簿書殊無好懷漫賦二詩以寄之天上玉
樓應斷手便騎箕尾去堂堂夢回失大槐安國事往墮
無何有鄉命也使然濡末路天者或者付名郎舊遊磨
滅今餘幾橫涕無從酌一觴吾家碧樹忽先摧已矣誰

雨

住持之住疑王字之誤原存同

能賦七哀石椁正逢王果墮玉棺獨召子喬來山巔鶴
去那容挽床上琴亡更不開想到靈芝夢遊處更無長
樂曉鐘催癸卯是日得海山文集乃遼司空大師居覺
花島海雲寺時所製也故目其集曰海山師姓郎名思
孝蚤年舉進士第更歷郡縣一日厭棄塵俗祝髮披緇
已而行業超絕名動天下當遼興宗時尊崇佛教自國
主以下親王貴主皆師事之嘗錫師師號曰崇祿大夫
守司空輔國大師凡上章表名而不臣興宗每萬機之
暇與師對榻以師不肯作詩先以詩挑之曰為避綺吟
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師如此過形外弟子爭能
識淺深師和之曰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
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來批見過深天子天才已善吟
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饒萬國猶難敵一智靈當三智深
二相謂杜令公劉侍中也後遇天安節師題松鶴圖上
進云千載鶴棲萬歲松霜翎一點碧枝中四時有變此
無變願與吾皇聖壽同師自重熙十七年離去海島住
持縉雲山興宗特遣閣門張世英賚御書并賜香與磨
絲等物書云冬寒司空大師法候安樂比及來冬差人
請去幸望不賜違阻末云方屬祁寒順時善加保攝詳
其始終問訊禮如平交非當時道行有大過人者安能

使時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載一遇豈偶然哉甲辰次閭陽新縣閭陽遼時乾州也承天皇帝太后葬景宗於先塋陵之東南建城曰乾州取其陵在西北隅故以名焉本朝以其縣去廣寧府五里陵州為縣去歲又以縣非驛路移東南六十里舊南川寨為縣治居民蕭條亦無傳舍寄宿于僧寺主僧老且痺謂予曰淵唯識令致再四意淵公初遊海山其後駐錫遼西住六和寺前三日復經于此再宿乃去且留棄繻以示其信予視之果然淵公者蓋子祖父之孽子也早年祝髮聽天親馬鳴大論幾三十年所往攜抄疏不下兩牛腰一日頓悟向上路

五

遂語諸僧友曰佛法無多子元不在言語文字乃以平生所業束置高閣自是遍歷叢林求正法眼藏又數十年今已罷叅矣但不得一見為恨乃作詩以為他時夜話張本云了却三根椽下事一瓶一鉢閱東州邏齋生厭樹生耳罷講似嫌石點頭起滅無波真古井往來觸物信虛舟門人定喜歸期近松已回枝水復流乙巳次同昌舊名長州長慶軍節度使始建於遼聖宗女晉國公主粘米以從嫁戶置城郭市肆故世傳公主成州者也是夕假宿于南城之蕭寺僧屋壁間作山水四幅初疑其真即而視之乃粉墨圖染勒畫而成者因作二頌

遺主僧智坦他日遇明眼人當出示之畫真猶是妄何
况畫非真正做夢說夢知是身非身幻出丹青手今人
一念差如觀第二月猶見空中花丙午次宜民縣宿福
嚴院宜民舊號川州長寧軍節度使或謂白川州故至
今地名白川本朝天會間改川州刺史其後遭契丹之
亂殘滅幾盡由是復降為縣予行宜民道中是日熟食
節山林間居民攜妻孥上塚往來如織撩人歸思殊無
聊賴又念壯歲獻賦上都嘗出此途今四十年矣雖山
川依然而蒼顏華髮殆非昔日感今懷舊漫作詩以自
遺云蹤迹年來遍朔南消磨髀肉困征驂居民勝日一

六

寺字下脫此口一字
僧出示畫十六羅漢像予
觀其筆意高遠殆非尋常
畫

百五倦客流年六十三水性依然人自老樹圍如此我
何堪餅無儲粟猶歸去待有良田已是貪丁未飯罷寺
師所能到視其背有跋云熙寧二年九月入內高班張
俊送到羅漢十六軸又旁有小帖子云待詔侯餘慶等
再定及第一品審知宋朝之舊物非兵火流落安得至
於此耶戊申次胡土虎寨胡土虎漢語渾河也水邊野
寺舊無名額殿宇寮舍雖非壯麗然蕭灑可愛因留詩
壁間云斷橋環曲水蕭寺枕橫坡佛壁書蝸篆僧牕網
雀羅天高延月久地潤得春多粥板催行李驅馳奈老
何已酉約行四十里過小蘭若曰建福臨洮總管蕭卡

之祖所創也其上有浮圖高出於兩峯間望之巍然玉
立可愛馬上口占一絕句云林野初疑盤野鶴巖巔俄
喜見枝撐地偏絕勝臨平路閑與行人管送迎是日宿
懿州寶嚴寺懿州寧昌軍節度使古遼西郡柳城之域
遼聖宗女燕國長公主初古所建公主納國舅蕭孝惠
以從嫁戶置立城市遂為州焉舊名廣順軍庚戌移宿
於返照菴是菴蓋僧介殊之故居也予嘗兩過寧昌皆
宿於此故北軒有予自平州別駕審刑北道假宿寶嚴
時北軒雜花爛熳所恨主僧行脚未歸不得款接晤語
為留三絕句且圖他日重來不為生客實大定甲午暮

七

春二十有二日也塞路飛沙沒馬黃解鞍投宿贊公房
主人何事歸來晚滿院落花春草長桃李山僧手自栽
不應容易向人開綠苔滿院重門鎖為問東風底處來
樹頭樹底花開盡擺撼春風畧不停耐久何如種松竹
歲寒相對眼終青大定丁酉予貳漕遼東以朝命按治
寬獄復寓於此是時始識殊公過從者連日臨分殊乞
言甚懇因用前韻是歲四月十二日也杏子青青小未
黃綠陰如染可禪房腹搖鼻息平生足更覺空門興味
長僧者道機元自熟楞嚴塵掩不須開擁爐諦聽談無
上天兩花隨塵尾來枕簟清和永消日軒窗明快喜風

停道人不得階前地愛惜莓苔一逕清明昌改元之三
月予又以使事按部經此自甲午抵今凡十有七年雖
屋宇依然而主僧示滅久矣北軒花木蕪廢殆盡感念
存亡令人氣塞遂復用前韻此與劉夢得三過玄都觀
留詩况味殆相似焉梁上遺經古硬黃前身僧永後僧
房葛洪澤畔中秋月此夕相逢話更長穠李天桃滿院
栽當年留宿正花開而今樹老僧行上前度劉郎又獨
來露電浮生何足恃風燈短景若為停却尋舊日經營
處撲地楊花葉已青辛亥僧上首性潤邀予吸茶於東
軒壁間有張譚王樂之皇統乙丑歲遊山詩碑中有游
輞川問山詩神云古棧松溪曲繞崖亂山隨步翠屏開
不知摩詰幽棲後更有何人曾到來代山神答詩云好
山好水人誰賞古道荆榛鬱不開一自施僧為寺後而
今再見右丞來按公自序云頃在闕下閱摩詰所畫輞
川圖愛其山水幽深恐非人世所有疑當時少加增飾
暨奉命來長安暇日與都運劉彥謙總判李願良仝游
此川將次藍田望玉山已覺氣象清絕自川口至鹿苑
寺左右峯巒重複泉石清潤花草蒙茸錦繡奪目與夫
浮空積翠之氣上下混然宛如在碧壺中雖顧陸復生
不可狀其萬一方知昔之所見圖本乃當時草草寓意

耳時公方為行臺尚書右丞以王摩詰亦唐之右丞也
故尾句及之又鹿苑寺詩云前旌臨輞水一雨霽藍關
予戲謂坐客曰前旌之說大似松下喝道至其次云怒
浪平欺石晴雲猶戀山予曰賴有此耳坐上為之絕倒
然觀其遊高冠古詩中有人間無此景樹下悟前生之
句平淡混成意趣高遠向使生晉唐間必得升陶彭澤
之堂入韋蘇州之室矣蓋公曾次自有一丘一壑故信
口肆筆絕無俗語自公仙去于今三十年未嘗見如此
人物縱有亦未易識也悲夫壬子飯素于經閣座有老
衲悟公出示法書數幅皆古銘文衣銘曰桑蠶苦女工
難得新捐舊後必寒几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
二者後必無殃杖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又杖銘曰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觴銘曰樂極則悲
沉湎致非社稷為危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
自照者見吉凶櫛銘曰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
心兮胡不如是枕銘曰或枕或欹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凡此七銘皆人之服食器用旦夕不可闕者求其源蓋
出湯之盤銘使行住坐臥見之愀然不敢懈惰豈小補
哉故併錄之亦將以自警耳癸丑飯罷登閣上有熾聖
佛壇四壁畫二十八宿皆遼待詔田承制筆田是時最

為名手非近世畫工所能及予以九曜壇像設殘缺乃
盡索行橐中得十千付寺僧溥公令補完之徘徊登覽
顧謂溥公曰此寺額寶嚴人復呼為藥師院者何故溥
曰嘗聞老宿相傳此遼藥師公主之舊宅也其後施宅
為寺人猶以公主之名呼之今佛屋昔之正寢也經閣
昔之梳洗樓也感其事而作一詩富貴剎那頃興亡瞬
息中當年秦女第浩劫梵王宮翠閣鈿華歇朱門錦繡
空給園與祇樹千古共高風甲寅僧溥公出示人故玉
平仲所集和蒙求始末皆用舊韻至於對屬事類親切
不減前書嚮其弟乞予為序將鋟木行世予辭以不能
亦且不暇將俟他日平仲才學俱優卒不為世用而遂
與草木共盡惜哉乙卯觀銀字藏經上題云高麗王王
堯發心敬造大晉開運三年丙午二月日又大般若波
羅密多經一部卷首云菩薩戒弟子高麗國王王昭以
我國光德四德歲在壬子秋敬寫此經一部意者昭謬
將冲幼獲嗣宗祧機務既繁安危所繫是以每傾心於
天佛固勤力以祈求所感必通事無不遂故欲報酬恩
德輒有此願謹記予按宣和六年徐競撰進高麗圖經
首著高麗王王氏宗系云王氏之先蓋高麗大族當高
氏政衰國人以王建賢共立為君長時後唐長興三年

也請命于明宗封高麗國王石晉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末武卒子昭立自昭而下凡十一傳至于堯堯之襲封歲月雖不可考以其父運立於趙宋神宗元豐六年運立四年卒子堯立即是堯立于哲宗元祐二年也今銀字經却云大晉開運三年丙午高麗王王堯發心敬造以予考之堯即建之十三代孫既建卒于開運二年豈有堯造經於開運三年耶斷無是理况堯父名運雖高麗用中原正朔在本國亦當迴避此必妄耳昭之所書經云以本國光德四年歲在壬子秋敬寫此經據圖所載昭之父武卒於乾祐末按五代史劉知遠即位之明年改元乾祐終於三年而已既云武卒於乾祐末是必乾祐三年也計昭之嗣位當契丹嗣聖滅石晉之後終劉漢之世昭未嘗朝貢至郭周廣順二年昭方遣廣評侍郎徐逢來今經之跋文云以我本國光德四年既當時高麗末臣中國宜止用本國年號也然光德元年號當更考於他書則真贋可知矣丙辰寶嚴僧上首溥公出示墨竹四幅且求頌焉余以紛紜簿領中草草作此云橫枝出叢林獨得迴光照慎勿作長竿寒魚不受釣右弄晴法雨清雲梢點點甘露滴舌本自清涼西江不須吸右洗雨風過即安閑風來即招颭青青自真

如塵色終不染右披風尊者老不枯魁然挺高節求心
已無心斷臂猶立雪右古節丁巳晨發懿州是日大風
飛塵暗天咫尺莫辨驛吏失途至東北山下橫流洶湧
深不可濟乃問路於耕者却立謂予曰我非立田無以
為生官人顧不得安閑耶迺熟視一笑而去予媿其言
作詩以自責云逆風吹面朝連暮蓬勃飛塵漲煙霧前
騶杳不辨西東駐馬臨流不能渡却尋山崦問津焉山
下野老方耕田舉鞭絕叫呼不得俯首偃僂驅烏犍可
憐野老頭如葆龜手扶犁赤雙腳為言生理固須勤盍
避今朝風色惡已而野老笑迴頭我自家貧仰有秋官
人富貴年如此胡不收身覓少休我初無意聊相謔不
意此翁反見誚莫嗔瀧吏笑吾儂自揣吾儂也堪笑是
夕寄宿於靈山縣之佛寺戊午早解鞅於慶雲縣縣本
遼之襟州皇統間始更今名予方解衣盤礴從者攜束
蒲以獻曰適得雙魚鮮可食也發而視之氣息奄奄然
即命貯之盤水中少頃植鬻鼓鬻頗有生意予歎曰爾
相濡以沫相响以濕苟延斯須之命如何相忘於江湖
哉乃命長鬚持送於遼河之中流圍圍然洋洋然幸不
為校人之欺也戲作小詩以祝之云我哀濡响輟晨羞
持送東城縱急流此去更飢須閉口莫貪香餌弄沉鉤

己未晚達榮安縣昔在遼為榮州借榻於蕭寺僧舍壁間有施食放生記乃墨蠟石本裝飾成軸三復其文辭理俱妙大槩假賓主問答云有大沙門於佛誕施食放生時一居士謂沙門曰聚食施食真汝慳貪取生放生真汝殺害彼餓鬼等以慳貪故彼畜生等以殺害故不應利彼而隨墮彼云云沙門即應之曰以實不食施少分食作無數食一切餓鬼無不能食以實不生放今日生令無盡生一切畜生無不能生此其大畧也餘不具錄其後云至和二年四月八日嘉禾陳舜俞記熙寧七年五月七日眉山蘇軾書予以宋史考之至和二年仁

宗朝乙未歲也熙寧七年神宗朝甲寅歲也又按三蘇文集熙寧四年冬東坡通守餘杭七年秋移守高密以九月二十日辭天竺觀音去杭之密今此記云熙寧七年五月七日蘇某書即是猶在杭州時也東坡忠厚不妄許可如歐陽永書作韓魏公德威堂記范仲淹作秋梁公神道碑皆公手書自餘非文章議論有大過人者未嘗容易作一字今陳公所記施食放生事坡公特為之書者意可知矣公往在黃州時率錢救不舉之子在瞻耳時臨江放垂死之魚以是觀陳公之記意必有會於心者故為書之其字端謹大小頗與枕中經相類真

所謂傳世之墨寶云庚申以軍民田訟未判為留再宿
午飯後信手取故書遮眼乃韓文公集開帙得詩云居
閑食不足從事力難任二者俱害性一生恒苦心三復
其言掩卷為之太息非韓公飽閱窮通備嘗艱阻斷不能
作是語也予丁年筮仕凡四十年俸入雖優隨手散去
家貧累重生理索然汗顏竊祿則不免鐘鳴漏盡之罪
謀身勇退則其如啼飢號寒之患行藏未決悶默自傷
為作五十六字云舉家千指食嗷嗷不食誰能等繫匏
掠剩大夫湯沃雪定交窮鬼漆投膠春蠶已老不成繭
社燕欲歸猶戀巢莫待良田徑須去移文聊解北山嘲

辛酉次歸仁縣宿南城道院歸仁在遼時為安州本朝
改降為縣抵暮得季弟元微書及未央宮花頭瓦硯詩
壬戌追念吾友高公無忌天德辛未歲嘗謂歸仁簿予
時赴會寧御試過此高公館予甚勤于今四十年矣公
大定丙午為尚書右司郎中滬從之金源是歲公之夫
人與子相繼而歿婢僕死者又數人公自是絕無生意
期月之間一夕暴卒公平生知我最深故予悲傷不能
已也遂作詩且傷其不幸云晚景桑榆方見用秋霜蒲
柳已先彫虞兮命矣甘為土鯉也天乎竟不苗奇禍一
門曾未見旅魂萬里若為招傷心此地鸞棲棘不見搏

風上九霄癸亥次柳河縣舊韓州也先徙州於奚營州後改為縣又以其城近柳河故名之予寄宿僧舍視其榜曰澄心菴予以周金網公案戲為短頌以問主僧云心動萬緣飛絮心安一念如冰過去未來見在待將那箇心澄僧雖嘗講經絕不知箇中消息問之茫然卒不能對也甲戌以妙香供旃檀金像乙亥次韓州宿大明寺韓州遼聖宗時併三河榆河二州為韓州三河本燕之三河縣遼祖掠其民於此置州故因其舊名而改城在遼水之側常苦風沙移於白塔寨後為遼水所侵移於今柳河縣又以州非衝塗即徙於舊九百奚營即今

所治是也是日路傍見俗謂雞兒花者予為駐馬久之吾鄉原野間此物無數然未嘗一顧今寒鄉久客忽見此花欣然有會於心退之所謂照壁喜見蝎者亦此意歟其花形色與雞絕不相類不知何以得此名也為賦一詩花有雞兒號形殊意却同封包敷玉卵含藥啄秋蟲影臥夜樓月頭駢曉舞風但令無夭折甘作白頭翁丙子老兵自遼陽來得兒子欽哉安信又附到葛次仲集句詩亞卿平日喜作此是亦得文章游戲三昧者至於是實貫串聲律妥帖混然可愛自非才學該贍豈能自成一派如此其即事云世路山河險權門市井忙田

家云崔語嘉賓笑蟬鳴織婦忙僧釋子云有營非了義
無事乃真筌送別云世界多煩惱人生足別離又云寂
寞憐吾道淹留見俗情晦日云百年莫惜千迴醉三月
惟殘一日春春望云楊王盧駱真何者許史金張安在
哉寄死達云舉世盡從愁裏老何人肯向死前休秋郊
寓目云不堪迴首還迴首未合白頭今白頭其偶對精
絕多此類東坡所謂信手拈得俱天成者亞卿有馬丁
卯予卧榻圍屏四幅皆著色畫大曲故事公餘少憇各
戲題一絕句湖渭州云相如游倦弄琴心簾下文君便
賞音擯鼻當年卜偕老不防終有白頭吟新水云徐郎

生別一酸辛破鏡還將淚粉勻縱使三年不言笑祇應
學得息夫人薄媚云深知歲不利西行鄭六其如誓死
生異類猶能保終始秦樓風月却無情水調歌頭云墻
頭容易許平生繩斷翻悲覆水瓶子滿芳枝亂紅盡東
君不管儘飄零丙辰予晝寢夢到故山幅中藜杖盤桓
於柳溪之上既寤予意謂造物者責以漏盡鐘鳴夜行
不休故神報無此作詩以訟云嘗聞勞生佚以老不謂
區區老更忙自笑頑軀檀青紫誰求絕足鑑驪黃苦無
長策裨神主大有閑山著漫郎夢到故鄉猶可喜幾時
真箇是還鄉丁巳次胡底千戶寨宿温廸罕司獄家胡

底漢語山也以其寨居山下故以為名路傍有野花狀如金蓮而差小其葉瑣細大率如魚藻土人謂之耐凍青生於祁寒撥雪而見之已青青然予攜以歸置之坐上終日相對傷其背時失地為賦一詩耐凍雖微物嚴冬不敢侵藥嫌宮額淺色勝羽衣深戲點人間鐵閑鋪地上金鵬梅甘丈行霜菊許朋簪風雪窺天巧泥沙惜陸沉分無春借力徒有歲寒心採掇香盈把歔歔淚滿襟栽移損生理汝勿念知音戊午次南謀懶千戶寨南謀懶漢語嶺也以其近分水嶺故取名焉借宿於朮勃輦家屋壁有兩橫幅畫江天風雪水鴨鷓鴣相對於枯

荷折葦間其水禽毛羽毫髮可數似有生意乃命拂去塵埃上有蠅頭細字髣髴可見云前翰林賜緋待詔劉邊七十七歲寫生既稱前翰林待詔是必宣政間人因本朝混一之後流落於漠北時所作也予且觀且嘆為賦一詩云枯荷不禁風水鴨行且飲折葦半敬雪鷓鴣相對寢風雪意未已寒氣猶凜凜屋煤昏細字熟視僅可審翰林前待詔年過七十稔相見宣政間紆朱給官廩權門收短幅軸王囊古錦縱非列神上猶足入能品丹青雖由學精絕固天稟蛟螭失江湖魚鮪初不恣蘭蓀遭踐履生意羨葵荏當年方得志驕侈無乃甚晚為

口腹累吮墨博凡餽畫工屹如堵見此當檢衽我欲與
題跋材非曹與沈興廢姑置之投床就高枕已未次松
瓦千戶寨松瓦者城也寨近高麗舊城故名名之是日
山行始見水碓予踟躕良久且歎其機巧而傷其太朴
之散也作詩以紀其事云世人多機心技巧變滔古水
碓誰始有石臼而木杵決流注其尾尾抑首自舉其法
如權衡輕重司仰俯浮沈刻漏箭動息記里鼓木牛轉
芻粟標弓殪貌虎碾碓出一律桔槔何足數我昔居村
落升給爨釜晨吹課婢僕繭足辭艱苦是時此未識自
笑愚且魯細思乃詭道抱甕應不取文公巧者傳信矣

無浪語食焉息其事殃禍嘗因覩耕鋤漚汗血猶水旱
風雨况爾飽無功天意恐不與庚申宿特撥合寨特撥
合漸地也晚登小山山南杏數株方菩蕾矣忽憶舊年
京洛間才元宵後時有賣花聲今春將盡方得見此為
賦三絕句云柳色含煙凍已迴杏花迎日暖初開須知
造化無南北更遠春風也到來杏梢如怯曉寒輕相對
無言却有情憶得上都春睡足隔牆時聽賣花聲朔漠
杏花初破蕾南州梅子已垂枝寒香倍費生成力但得
陽和莫恨遲辛酉宿闡羅寨渤海高氏家闡羅漢語暖
泉也以山間流水一股經冬不冰故以是名寨予方解

衣盤礴忽聞簷間燕語亟視之蓋自春山行未見也因
念燕以炎涼兒女之計不免羈棲於萬里之外可嗟也
平生便靜今衰老黃雀傍簷嫌啁噪忽聞燕語絕可憐
亟出披衣任顛倒呢喃似說經歲別念我窮愁加慰勞
飛雲軒在容借不故里故園聊一到不然為我達一信
問訊平安却相報黎明與汝當遠別汝可低頭聽吾告
稻梁多處足羅網閉口忍飢無抵冒芹泥深累要安穩
艾葉儻來休急躁明年按部定經此與汝相期永為好
臨行叮囑主人翁千萬莫將天物暴壬戌次叩畏千戶
營叩畏漢語清河也宿耶塔刺虎寨漢語火鐮火石也

是日曲折行山溪之間溪上有挑菜女三四輩皆素面
潔服絕無山野塵俗之態中一人植立於道側尤非尋
常八字眉可比也馬上漫成四詩手攜籃子滿薪蔬霧
鬢風鬟立暝途約束前驅休問當羅敷嫌笑使君愚薺
芽蒲笋遶溪生採掇盈筐趁早烹想得見郎相斌媚飯
籬攜去餉春耕踏青挑菜共嬉游不識風_前月下落
日緩歌攜手去新聲爭信錦纏頭羞將明媚鬪春妍顧
影徘徊祇自憐消得風流黃太史國香流落嘆隨緣癸
亥次和魯奪徒千戶和魯奪徒漢語松山也宿蒙古魯
寨蒙古魯漢語本孟子也是日子以疲驚長路困於跋

涉自念躍馬食肉壯年之事今老矣尚作此態宜乎不
勝其勞也迺作詩以自慰云深攬烏帽障黃塵髀肉消
磨浪苦辛按轡澄清須我輩擬鞍矍鑠奈吾身祇憑忠
信行蠻貊豈有文章動鬼神南徼淮陽北遼海可能無
地息勞筋庾子次鼻里合土千戶營鼻里合土漢語范
河也是日方作書命取筆硯主人攜一瓦龜其潤六寸
長則倍之至首尾蓋足皆具去其蓋則水貯其肩墨磨
其背然予未嘗見也因作龜研引材家瓦硯伏靈龜意
謂天產非人為足跌首尾如欲動蓋畫八卦從庖犧刻
腸貯水濡毛錐削背如砥磨玄圭中邊俯仰皆中規十
手對面寧容遲得非匠氏中野觀壞碑揉泥想像得意
生新奇我知物雖異制其所由來非近世陶泓乃祖爾
苗裔中表羅文爾其弟何如不捧玉堂閣老金蓮底夜
草麻辭拜房魏又不隨春房場屋集吏計衡石低昂較
才藝胡為為流落漠之窮鄉何異越人章甫逐臭之都
梁苟不覆醬甑將支折脚之木床惜也不為世用而令
人悲傷嗟予與汝兮此生齟齬雖欲自效兮不知其所
明日啟行則吾將以佩刀易汝經攜以歸要注蟲蝦於
環堵硯兮硯兮行當渡遼鼓柁於洪波汝勿念枯魚之
過河倏然踴躍兮如陶壁之飛梭迴首眷眷兮蹴踏於

蛟鼉使予瞻望不及兮涕泗滂沱嗚呼汝轉棄予兮予
將如何辛丑次咸平宿府治之安忠堂咸平禹別九州
其地則冀州之域舜置十二州即幽州之分周封箕子
始教民以禮義秦併六國置為遼東郡及高麗既強侵
據其地唐高宗命李勣東征高麗置為安東都護府其
後為渤海大氏所有契丹時既滅大氏卒入於遼遂為
咸州以安東軍節度使治之本朝撫定置咸州詳穩司後
陞為咸平府兼總管本路兵馬事昔予通漕遼東居此
者凡二年以是遷移區併粗得知之是日易傳於山下
民家旁有古城甚大問路人云此高麗廢城也予駐立

二十一

於頽基極目四顧想其當時營建恃以為世萬之計後不
旋踵已為人所有良可歎哉廼作詩以弔之再句麗方
竊據唐將已專征謂李勣也國破千年恨兵窮百戰平信知
宗子固不及衆心成試望含元殿離離禾黍生壬寅吾
鄉人王生者見訪生善星水初為人擇葬來此因循不
歸餘二十年矣今再見之其貧如舊所異者蒼顏華髮
耳予欲勉其歸以短詩贈之憶昔兮攜如隔世相逢驚
見兩茫然松楸河朔三十里萍梗天東二十年白髮可
憐浮海粟青囊不博買山錢明年會約同歸去里巷追
隨作散仙癸卯予公餘塊坐因念舊年逐食於此嘗遊

園

李氏園時牡丹數百本方爛熳盛內一種萼白蕊黃者
風韻勝絕問其名曰雙頭白樓子予惡其名不佳迺改
曰並蒂玉東西後日復往則羣芳盡矣所謂玉東西者
雖已過時其典刑猶在竝立久少休于小亭亭中有几
案置小硯屏乃題絕句於硯屏上今不知在否因詢其
家李氏子取以示予醉墨宛然計其歲月十有七年矣
甲辰數日前李花方破蕾予命以瓶貯之既而爛開今
日已復飄零方歎息間適有獻桃花者於是以桃易李
桃以新泉漬而沃之欣榮轉甚昭映李花粉光如玉予
謂桃李之品素不能低昂今一為棄物一為珍玩者無
他蓋時與不時耳因物感情為賦一詩且以雪李花之
恨云江陵二月李花飛安東三月花尚稀春寒要勒開
未得枝上的礫團珠璣秘壺滿插猶嫌窄紅紫紛紛厭
俗格朝夕調護易新泉約束不容纖手摘縞裙練帨正
可憐遽爾玉減春風前已恨色衰甘棄擲桃花無賴鬪
菲芳李被桃欺休懊惱豈有先開不先老桃花得意能
幾時咫尺醱醱開更好乙巳予晝寢既覺觀卧屏上三
僧圍碁於松下二者對奕一癯者傍觀一小僧洗滌
茶具一童子負韋山笠立於坐側衣裾體貌種種不凡
至於勝負之態似見於顏色惜乎不知畫手為誰也為

題一詩於屏上云人間龍象風骨奇癯者精悍老不疲
得非石林洪覺範參寥佛印相追隨茶瓜却去香火冷
曦馭不轉松陰遲口鉗未欲作詩債坐隱聊爾逃禪癡
黑髭驟勝見顏色白負少衲方低眉宣州一著太容易
瓜葛爭道真兒嬉吾聞懶瓚有道者寒涕不收從垂頤
又聞作止俱是病况此念念傾人危何如四脚綦屨一
色子一局展轉無成虧丙午問囚既罷因詢故吏予舊
識王本者今在何地吏曰棄家久矣今住松山尹皮袋
之舊居又問尹皮袋何人也吏曰本陝右人居此山者
凡五十年無貴賤少長皆以尹皮袋呼之自稱曰得得
或問得得之說渠云知得來處知得去處世以此為達
人有素約雖風雨不愆一日山下渤海民家召飯陰置
蠱毒既覺輒嗽新泉危坐數日所苦良已既而復召復
去門人婁先生者事尹歲久切戒之曰今中毒凡五幸
無恙當辭以不赴尹曰予不諾其情則是家必不滿意
也後竟為蠱所困乃閉目不食嗽水凡七晝夜辰起謂
婁先生曰汝嘗我糞穢否婁有難色尹笑曰汝尚有此
爾乃自取以舐之曰無穢矣吾將行上矣婁且泣且懇
曰願師見教尹曰少喫鹽莫喫醋別人愛你你休做跏
跌而逝後數歲有人遺尹書以遺婁先生曰吾待汝於

華山汝宜速來婁即往焉後不知其所終尹屍經三十年兀坐如枯株亦不腐大定丙午歲咸平集真觀劉道士載歸本觀火其屍而葬之有識者無不為之歎恨又說初奉迎出故山時冠服儼然及臨風衣袂飄揚翩翩如飛蝶焉獨幅巾宛然無纖毫敗朽市民郭氏者以新巾易之秘藏於家晨昏香燈奉事彌謹初道友往來見時得瞻頂自後其家頗厭人事託以羽化焉丁未登紫霞山觀宇文叔通撰劉司空神道碑劉公名宏字子孝唐燕王仁恭之七世孫也仕遼任懿州宣昌軍節度使收國初以闔境歸附本朝懿之生齒數萬無騎履之喪

公之力也古人謂活千人者必封如公又豈止活千人而已則劉氏之昌也無疑矣四月戊申朔以先考諱日飯僧於禪會齋罷易衣於方丈壁間有著色維摩居士像其隱几示病揮犀語道俱有生意詳其顧盼領畧是必與文殊對談之際惜乎兩幅之失其一也予因以兩偈贊之云不悟維摩其病却將天女相猜要識本來面目化身金粟如來登玉座餘半席香積飯惟一盃可笑曼殊空利區區却為食來己酉宿清安縣治之生明堂清安世傳遼太祖始置為肅州本朝改降為縣驛卒告曰堂之北軒有櫻桃正發予往亟視之廼朱櫻數株長

五尺許每枝才三四花憔悴有可憐之色予問其故答
曰此方地寒經冬畏避霜雪輒埋於地以頓挫如此予
因念丁未歲嘗假守淮西廳事之後朱櫻四合璀璨炫
目嘗夜飲其下月色如晝疎陰滿地笙歌間作都不知
曙星之出也感懷今昔為作詩云前年守淮西官府頗
雄壯園池通遠近亭榭分背向炎方得春早二月花已
放白紅與青紫奪目紛萬狀得非造物者為出無盡藏
朱櫻結嘉實炫耀極一望錢王錦綉樹金谷紅步障予
時籍清陰坐待佳月上老妻勸我飲稚子儼成行長腰
蘆花白兵厨薦新釀肴核既狼籍鱠炙庖夫餉烏茲長

短句付與雪兒唱眼花亂朱碧世事齊得喪兒童雖見
誚官守幸不曠年來客遼海黃塵沒飛鞅芳時因奔走
安得有佳况一從出山谷風色如挾纈春歸櫻始華生
意未敷暢冬藏苦冰雪所幸今無恙我將話南州人或
疑誕妄遶枝三嘆息迴首一悽愴退坐想繁華蕭然覺
神王庚戌復歸咸平路經西山崇壽寺昔予守官於此
寺已荒廢今十有五年頽毀殆盡又非曩昔之比低徊
感愴遂留詩於寺壁云紫霞山寺久不來往昔破碎今
摧頽一鉢殘僧飯藜藿百身古佛眠莓苔門楣金烏經
雨泣殿脊鐵鳳含風哀安得使君鞭紫馬咄嗟檀施隨

緣來辛亥謁先師宣聖廟學生呂陽衙作尹等陪位禮
畢少憇于營道堂程考諸生月課既而話及與予友善
者楊王李三秀才相繼下世又當時春秋二仲同來者
轉運副使郭重元幕客趙彬趙莘亦成鬼錄念念不覺
惘然因成一絕句舊僚郭趙身為燼先友王楊骨已枯
莫笑嘯嚙翁不達人間鬪在不如吾癸丑謁侍御史范
元濟於西塔寺既別登九曜閣有葵正父所撰弘理大
師碑甲寅宿桐山縣銅山遼之銅州也本朝改為東平
縣焉

